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14

本地休闲、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研究^{*}

赵东喜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350300)

摘要:探讨外出旅游与本地休闲对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本地休闲未显著提高参与者总体生活质量,但与未参与者相比,未使其感知更低的总体生活质量;外出旅游在总体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而在具体生活领域中本地休闲和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存在差异性,本地休闲能显著提高参与者在亲属关系上的主观幸福感,而外出旅游能显著改善参与者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休闲;旅游;生活质量;自我满足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076-06

一、引言

旅游休闲对游客的生活质量会产生重要影响。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提出:“每个人都有休息与闲暇的权利”,1980年的世界旅游马尼拉宣言确定“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为旅游的根本目的。此后,旅游休闲对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的作用受到发达与不发达社会的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旅游休闲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旅游休闲“权利”的争取、产生旅游休闲需求发展到提高生活质量要求。1983年中国加入世界旅游组织。党的十七大确定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2009)提出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把鼓励积极旅游休闲作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政府日益注重保障国民旅游权益,

重视对国民的旅游、休闲普遍性需求的满足。“5.19中国旅游日”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已进入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新时代。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的营销活动强调旅游经历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然而,对于休闲与旅游在个人层面上如何提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提高生活质量,它们的作用有何差异?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回顾

(一)生活质量研究

生活质量概念1966年在美国正式提出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主观生活质量与客观生活质量两个概念。研究者一般将客观生活质量的测量归为社会发展指标的内容,而主观生活质量成为生活

^{*} [收稿日期]2011-08-07

[作者简介]赵东喜(1970—),男,河南荣阳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应用、旅游经济研究。

质量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主观生活质量指人们对其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满足程度或满意程度,反映人们对生活条件和状况的主观感受,能更可靠、更现实地评价生活质量,为制定政策提供基础信息和导向。主观生活质量可用生活满意度与正负性情感指标来反映。前者可用结构化生活满意度自测量表从总体生活和具体生活领域二个水平对其进行测量(SWLS,迪涅,Diener. E,1984),后者常用情感量表(Kamman & Iert, 1993)进行测量^[1-3,6,11]。

研究旅游休闲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可行的。因为生活质量具有稳定性,所以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才能够测量。只有当生活事件或经历偏离均衡状态,个人的生活质量评价才发生改变。旅游休闲是生活事件的一种,当个体参与旅游活动时,生活事件会偏离正常均衡状态,可能引起个体对生活质量评的改变^[3]。

(二) 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

旅游休闲对个人影响研究始终是旅游基础理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主要涉及旅游体验方面,关注的中心也多为旅游的经济意义。20世纪80年代旅游研究者对旅游的关注从经济角度逐步转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来。国外研究者以需要理论、活动理论为基础,定性研究了旅游休闲与生活品质的关系及本质^[12,13],认为个体参与旅游休闲满足了其一些心理需要,如会给个人带来放松、逃避、自由、社会交往、自我实现与快乐等回报,会对参与者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增强了其幸福感,进而对生活质量产生积极评价。而如果缺乏旅游休闲会使其对生活质量评价低^[8,11]。

进入20世纪90年后,国外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开始涌现。如1999年商务研究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出版了旅游与生活质量研究专刊,吉波特与艾波杜拉(Gilbert. D, Abdullah. J, 2004)通过前——后测研究设计,发现度假旅游会显著提高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对正向情绪有促进作用。艾若等(JEroen Nawijn, 2010),用前——后测研究设计又进一步分析认为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持续时间较短。而米兰(Milan, A. 1998)比较了一个老年旅游团旅

游前后的主观幸福感后未发现显著差异。尼尤等(Neal. J, Sirgy. M, Uysal. M, 1999)还通过路径分析发现旅游休闲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影响。瑟吉(Sirgy. M, 2010)研究了休闲旅行满意度的生活质量本质。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此问题提出质疑。如卡斯丹(Cassidy. T, 1996)指出,尽管参与旅游休闲会产生心理收益,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独立于旅游活动的个性因素如外向性格,是因为参与了与其个性一致的活动而不只是参与旅游引起了幸福感^[4]。

随着国内居民旅游、休闲需求的普遍化与多样化,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多为定性考察,而实证研究多从生活质量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和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等角度考察。如粟路军与何学欢(2009)、许春晓与王亮(2007)与郭英之等(2007)等的工作^[11]。赵东喜,丁丽英(2010)以大学生为例分析了旅游与生活品质的关系,认为旅游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2010年《旅游学刊》第7、8、9期以旅游与民生为主题讨论了旅游对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作用。罗明义论述了旅游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功能;朱国兴认为旅游休闲是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之一^[14];肖飞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旅游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认识自我,并在旅游的中体验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感受到高品质的生活;刘峰认为旅游是人追求更好生活与发展的基本权利,旅游休闲关注的是生命的本质。

从文献回顾可知,研究者一般认为旅游休闲会提高参与者对生活品质的评价水平。但对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如何提高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活质量,它们的作用有何差异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此研究以生活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作为生活品质的测量指标。在界定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概念的基础上,选取在校大学生为样本,通过受控群体问卷调查,探讨二者对生活品质的影响及差异,以期由政府制订休闲计划与政策以及旅游企业开展有效的促

销活动提供借鉴。

三、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知,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社会成员,休闲、旅游作为社会生活事件,可以改善其生活质量,休闲、旅游活动可以使人减轻生活压力、暂时避开社会现实、释放焦虑,提供社会交往、强身健体、获得新知识、自我价值实现等活动,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参与者生活质量。文章首先利用生活质量量表测量参与本地休闲或外出旅游以及未参与者所感知的总体与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其中总体生活质量用总体生活满意度反映,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用八个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表示,这八个生活具体领域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学习生活、人际关系、休闲娱乐、自我价值、健康等。其次,对比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最后,明确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生活质量效应,分析并明确差异的具体表现。

(二)调查样本

因为大学生学校生活稳定性强,以其为研究对象,变量容易控制,可增强试验的可靠性。因此,研究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目标人群。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在校学生中抽取研究样本。2010年12月份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剔除错答、漏答和有规律做答问卷后,有效回收问卷178份。其中男、女生分别为90、88人,大一年级至大四年级分别为50、47、37与44人,文理科学学生分别为86、92人,生源地为城市和农村的样本分别为140、38人。

(三)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旅游活动、生活质量、人口统计学特征。

旅游活动。考虑到休闲旅游活动作为生活事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的持续性问题,分别调查了四个月内与一年内的休闲旅游活影响。旅游经历方面分别测量了一年内的和四个月内的当天往返及住一夜以上的旅游次数。将“一年或四个月内参与当天往返的旅游休闲活动”定义为本地休闲,

将“一年或四个月内参与旅游活动并住在外住一夜及以上的休闲旅游活动”定义为外出旅游。

生活质量测量。从总体生活和具体生活领域两个层面进行生活质量测量。前者用迪涅等人于1985年编订的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测量。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测量包括8项特定生活内容: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学习生活、人际关系、休闲娱乐、自我价值、健康。量表均采用七点记分法,分值越大,满意程度越高。将以上两个量表编入问卷形成生活质量调查工具^[11]。

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以SPSS 13.0为工具统计分析数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一)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对总体生活质量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和未参与者之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均值分别为19.32、19.23(0.932),相应的四个月内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分别为19.31、19.02(0.742),一年或四个月参与本地休闲者总体生活满意度均大于未参与者,但在10%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参与本地休闲虽然没有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但也没有使参与者生活质量更差。

从表1还可知,一年内参与外出旅游和未参与者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分别为19.70、18.22(0.066),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和未参与者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分别为20.29、17.77(0.001),分别在10%、1%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异。说明参与外出旅游者均感知了较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总体生活质量。

进一步对比发现,19.70 > 19.23、20.29 > 19.31,说明无论是一年内的还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者总体主观幸福感高于本地休闲者。说明参与外出旅游比本地休闲参与者感知了更高的生活质量。

总之,参与本地休闲没有显著提高参与者对生活质量的的评价,而外出旅游会显著提高参与者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没有独

立的经济能力,外出旅游的机会较少,若在其经济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拥有外出的机会,在心理上会形成强烈的自我满足感。除此之外,还受到其对常规休闲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休闲生活层次不高的影响。现阶段大学生多通过听音乐、购物逛街、上网等方式休闲,本地休闲成了大学生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其惯常生活事件。参与本地休闲不能使其生活事件偏离均衡状态,其生活质量评价不会发生显著改变。而外出旅游与其惯常休闲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带来与平时不同的新鲜感。同时,外出旅游之前的大学生受到一些客观外在

条件的限制,感受到自身生活满意度处于某一恒定水平上,未接近自己当前想要的生活和想得到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总体满意度不是很高。参与外出旅游过程中体验、得到其期望的生活经历,会形成强烈的自豪感。与本地休闲相比,外出旅游有更多的时间、机会接触到不同于惯常学习环境中的新事物,满足大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因此,外出旅游作为一种偏离正常均衡状态的生活事件,引起了个体对生活质量评的改变,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改善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表 1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类别	生活质量	旅游活动	N	Mean	Sig.	t	
一 年	本地休闲	参与	153	19.32	0.932	0.085	
		未参与	25	19.23			
	亲属关系	参与	153	5.50	0.032	2.167	
		未参与	25	4.92			
	外出旅游	总体满意度	参与	123	19.70	0.066	1.850
			未参与	55	18.22		
家庭关系		参与	123	6.04	0.044	2.032	
		未参与	55	5.71			
人际关系	参与	123	4.71	0.053	1.952		
	未参与	55	4.35				
四 个 月	本地休闲	> = 1	135	19.31	0.742	0.330	
		< 1	43	19.02			
	亲属关系	参与	135	5.55	0.017	2.409	
		未参与	43	5.02			
	自我价值	参与	135	4.67	0.061	1.884	
		未参与	43	4.28			
	外出旅游	总体满意度	参与	104	20.29	0.001	3.433
			未参与	74	17.77		
		人际关系	参与	104	4.78	0.011	2.556
			未参与	74	4.34		
	自我价值	参与	104	4.75	0.024	2.274	
		未参与	74	4.34			
健康	参与	104	4.96	0.069	1.831		
	未参与	74	4.61				

注:表中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检验结果仅列出在 0.05 或 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的数据,未达显著差异的未列出。

(二)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对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与未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的亲属关系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5.50与4.92(0.032),并且在5%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异。说明前者较后者感知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即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者在亲属关系上显著改善了其生活质量。而四个月内参与本地休闲者在具体生活领域的亲属关系、自我价值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5.55、4.67,相应的未参与者的均值分别为5.02、4.28,前者均高于后者,且在5%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异。说明四个月内参与本地休闲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在朋友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学习、娱乐、健康等领域均存在这种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从表1还可知,一年以内参与外出旅游与未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6.04、4.71,未参与外出旅游者的均值分别为5.71、4.37,前者较后者感受到了较高生活满意度,且在5%统计水平上达到显著异。说明一年内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改善了参与者在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上的生活质量。而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人际关系、自我价值、健康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4.78、4.75、4.96,未参与休闲旅游的得分分别为4.34、4.34、4.61,前者较后者感受到了较高生活满意度,且在5%统计水平上达到显著异。说明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改善了参与者人际关系、自我价值、健康上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这种差异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习、娱乐等具体生活领域也存在,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进一步对比可知,参与本地休闲会明显提高在具体生活领域亲属关系上的生活质量,而在自我价值方面的生活质量效应持续较短。外出旅游对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上生活质量效应显著且持续时间长,而在自我价值、健康上的生活质量效应虽显著,但持续时间短。

总之,参加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大学生在具体生活领域上感知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本地休

闲受到旅游距离的限制,多停留在惯常居住区域或周边地区,更多和周边的亲戚朋友交往,参与本地休闲后,其感受到亲属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同家人一同参与外出旅游过程中能体会短时间内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缓解紧张的家庭生活,创造更和谐的家庭关系。外出旅游多为长途旅游,旅游者能体会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开阔眼界、促进身心健康,同时还能结识新朋故友,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无论参与本地休闲还是外出旅游都能带来特别的经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自己想去的、未去的地方等,以此获得旅游中带来的满足感,促进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且参与外出旅游有较充分的准备、充足的时间和费用等条件,更有利于提升自我价值。

五、结论及建议

文章探讨了外出旅游与本地休闲对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本地休闲未显著提高参与者总体生活质量,但与未参与者相比,也未使其感知更低的总体生活质量。外出旅游的参与者较未参与者感知了较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外出旅游在总体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参与外出旅游比参与本地休闲能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得到更大的改善。在具体生活领域中本地休闲和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的在影响也存在差异性:本地休闲能显著提高参与者在亲属关系上的主观幸福感,而外出旅游能显著改善参与者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

基于以上结论,首先,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国民旅游、休闲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关系,在关注旅游、休闲经济效应的同时,更应重视其对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其次,政府在制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时,应充分认识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生活质量效应差异,统筹协调发展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的同时,兼顾本地休闲设施与项目的完善,充分发挥二者的民生效应。政府要完善有关旅游、休闲的各项制度,保障人们旅游、休闲权利,提升国民的旅游福祉,把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和变化的旅游、休闲需求

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社会成员要积极参与休闲、旅游,通过文明健康的外出旅游、本地休闲方式,改善生活质量。最后,旅游企业要针对旅游与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差异,促进旅游、休闲产品多样化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活动,提高促销效果。

[参考文献]

- [1] Andrews F, Withey S.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J].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6.
- [2] Diener E, Suh E, Lucas R, et al. Subjective Well 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3] Gilbert D, Abdullah J. Holidaytaking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1): 103-121.
- [4] Cassidy T. All work and no play: a Focus on Leisure-Time as a Means for Promoting Health[J].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6, 9: 77-91.
- [5] Jeroen Nawijn, Miquelle A Marchand, Ruut Veenhoven, Ad J Vingerhoets. Vacationers Happier, but Most not Happier After a Holiday[J]. Applied Research Quality Life, 2010, (5): 35-47.
- [6] K S Chon. Special Issue on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Issu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9, 44:

135-136.

- [7] Milan A. The Impact of Tourism and Travel Experience on Senior Travel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37: 166-170.
- [8] Neulinger J. Leisure Lack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Broadening Scope of the Leisure Professional[J]. Leisure Studies, 1982, 1: 53-64.
- [9] Sirgy M, A C Michalos, A L Ferriss, R Easterlin, Donald Patrick, William Pavot.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76: 343-466.
- [10] Sirgy M. Toward a Quality of Life Theory of Leisure Travel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0, 49(2): 246-260.
- [11] 赵东喜, 丁丽英. 旅游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以大学生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 75-78.
- [12] 风笑天. 生活质量研究: 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6): 1-8.
- [13] 宋瑞. 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量化考察: 国外研究进展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06, 21(12): 49-52.
- [14] 朱国兴. 发展旅游、关注民生[J]. 旅游学刊, 2010, (7): 9-10.

(责任编辑: 夏东, 朱德东)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Local Leisure and Egress Tourism on Life Quality

ZHAO Dong-xi

(Fuqing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qing 350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local leisure and egress tourism on the lif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leisur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articipants' life, but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local leisure does not make the students perceive lower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that egress tourism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evel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general, however, in real life, there is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n life quality between local leisure and egress tourism, and that local leisu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elf-satisfaction in relatives relationships of the participants but egress touris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lf-satisfaction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the participant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leisure; tourism; quality of life; self-satisfaction